

小区里的蛙声

章礼荣

很久没有听到青蛙的叫声了,不知怎的,今年小区里的蛙声叫得特别响。每当夜幕降临,小池塘就开始萌动了。先是听到 咚 咚 似乎小石头落水的声音,接着发出了 叽里呱啦 叽里呱啦 的青蛙叫声。顿时,小池塘成了青蛙们的歌剧院,笙歌鼎沸,仿佛在演奏一曲曲自然的交响乐。

蛙声,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还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我出生在农村,从小听惯了蛙叫的声音。青蛙又是农民的好朋友,它能帮助农民消灭庄稼害虫,是我们的保护对象。我还能叫出不同蛙类的名称,分辨出青蛙和泽蛙的叫声。这不是夸口,我在台农读书时,选修过 蛙类 这门课。青蛙个体较大,背部、头部、腿部青色并带有花纹;泽蛙个小小,除腹部白色外,全身灰褐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和武义的小梁同学在永康县虫病测报站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实习。在高级农艺师朱惠清的带领下,专门研究过青蛙的生长发育。有趣的是,我在一次解剖一只大肚子青蛙时,发现胃里有一条筷子大小的花蛇,此事让我记忆深刻,永生难忘。

那时候,县虫病测报站就在南园畈。周遭种满了水稻和小麦,良种场、沈宅畈、南园畈连在一起,绿油油的一大片,足有飞机场这般大。一丘丘,一垄垄,齐整整,平展展,铺就在江南的大地上。随着季节变化,大片的嫩绿、深绿、墨绿,变成了嫩黄、深黄、金黄,美不胜收。西北边的不远处就是永康江,它像一条柔滑的绸缎,飘带似的镶嵌在县城南面,清澈的江水徐徐向西流动,汇入钱江水系。江边的柳树在春风吹拂下,冒出了鲜嫩的绿芽,长长的枝条宛若姑娘们的秀发随风飘逸。

五月下旬是麦收的季节,燕子陆续从南方飞了回来,呢喃絮语,舒展矫健的双翼,盘旋于蓝蓝的天空,尽情地追逐嬉戏,展示出变幻多姿的春景。麦收过后,人们开始犁田插秧。那时,居住在麦田泥块下的蛙们,成群结队跳了出来,叽里呱啦叫个不停,似乎向人们诉说搬新家的苦恼。

青蛙对环境要求很高,要是不适合它的生长条件,它们就会离你远去。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世界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城市迅速扩张,整片整片良田湮灭在钢

筋水泥丛林之中,一栋栋高楼、一个个小区、一条条街道被城市所接纳。永康是经济发达的工业重地,小工厂、小作坊塞满了全域的每个角落,大小汽车充斥每条道路。在城市繁荣发展的背后,自然环境受到了破坏。鸟儿少了,青蛙少了,大小河流中的鱼儿也少了,空气质量差了,给人们的健康亮出了一道道红牌。这一切,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痛在骨里。

近几年,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兴,则文明兴 的理念,在环境治理上下了铁的决心,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明显效果:离我们远去的鸟类、蛙类等动物渐渐回到我们身边,天空比前几年蓝了许多,漫步江边闻到的臭水腥味明显减少。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青蛙回来了,鸟儿回来了,蜻蜓也回来了,这是好兆头。我们坚信,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把生态治理作为事关人民福祉、民族未来的大事来抓,再过几年,永康的水会更清,天会更蓝,青蛙的叫声会更加响亮,人们生存的生态环境会更加美好。

爱洒一腔任平生

冯国久

我以为:为人者,自当胸怀仁义看天下,爱洒一腔任平生。

爱是一种温暖,一种给人幸福感觉的精神力量。生而为人,我们要像王尔德说的那样,爱己而让人生浪漫;也要像孟子说的那样,爱人而让仁满世间。

只爱自己,那叫自私;先爱己再爱人,那是错爱。只爱人不爱己,那是大爱;既爱己又爱人,那是兼爱。

自私者沉迷于自己的种种欲望不能自拔,这是小我,可得一时愉悦,却早晚会因为自私而遭冷落,沦为孤家寡人。若人人自私,人与人之间还何来关怀与温暖?若人人自私,社会必将是利欲与冷酷横行。

先爱自己再爱别人,似乎合情合理,其实不然,什么时候自爱才是终点?这种界限依据难定,何况强调先后,就意味着以自爱优先,难免陷于自私。我们完全可以自爱与爱人同时进行,捐助无需万贯,略尽一番心意即可;帮助无需惊天动地,有时也就是举手之劳。给口渴者一杯水,扶跌倒者站起身,帮拉车者搭把手,无一不是人世间最美最真的风景。

心中无我而只有他人的爱,是大爱。有大爱的人,必是国家与民族的脊梁。屈原心系楚国,以一死而明爱国之志;释迦牟尼舍身饲虎,以一命而证佛家大道。正是这种我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这种浑然

忘我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才让他们得以屹立人生之巅,终成就千秋伟业。

爱自己,也爱别人,是为兼爱。爱自己是善待自己,可以让生活美好,让身心愉悦幸福。爱别人是种情怀,是奉献精神的表现。我们可以在爱人中享受助人为乐的成就感。爱人者,人恒爱之,当这种相互作用的力量可以彼此呼应共振相生时,世界必将因此而绚丽多彩,社会也将因此而温馨常在。

也许我等凡人,做不到仰之弥高的大爱,但以兼爱之心善待自己与他人,人生,又何尝不会一路芳华?

我深信:爱应当此时,施之人心暖。若向天下顾,幸福可永传。

我的第一位校对员

宋扬

我的第一位校对员的学历为小学未毕业,准确地说,他只读了四年书。他热情得让人不忍拒绝,然而他的修改意见却总让我哭笑不得。

我的新书初稿,他有许多句子看不懂。有一次,他看到我一篇文章里有 华发 一词,就一口咬定 华 这个字错了。我只能苦笑一下。我心想,一个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水平的人,恐怕是不知道 通假字 之类的知识。

不久前,我发表了一篇短文在某刊物上,就兴冲冲地把刊物交给他看。他看完后对文中提到的 我家失火后把房子搬到了大坡河边 这一句表达了深深的不满。他说,明明是搬到了 学堂洼儿,怎么能说是 大坡河呢?他还试图撺掇母亲一起说服我:菊仙,你说是不是 学堂洼儿 嘛?母亲不愿听他唠叨,只说:啥子 学堂洼儿 喔,有啥子必要整那么清楚?

我的想法和母亲差不多。写作不是允许虚构吗?又不是写学术论

文,内容大多来自真实的生活就行了,哪有必要考究得那么严谨?他不乐意了,嘟嘟囔囔地说:你这个写法,忽悠外地人还可以,我们生产队的看到不说你乱写呀?我的文字咋个可能被生产队的人看到呢?我嘴上喔喔喔,却大不以为然。

第二天,他把文稿交给我。几乎每一页纸上都画上了一些小圆圈。我一翻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汗涔涔而下。一些明显的错误当真被我忽略了。走近 写成了 走进,鸭蛋 写成了 鸡蛋,风谷机 写成了 丰谷机。这样的文稿若面世,是会闹笑话的。

他走过来,轻轻地说:你看看这里有没有问题?他指着十万公里的十字说,依照你文中的数字,算下来并不到十万公里,而且我跑邮路(当邮递员)三年也跑不到十万公里,不真实!他居然用数学的方法计算出我文字的错误,而且一语中的!这次,

我羞红了脸。他建议道:你写成 几万公里 不就准确了?我只得立即拿出红笔修改错误之处。他还指出,当兵的回家继续务农叫 退伍 不叫 复员,煎药一般只煎四道,说六七道明显太虚假了,称秤是用右手提秤,左手移动秤砣而不是相反。他还说:懂秤的要说你是 黄帮(外行) 喔!我羞愧到无地自容了。他说得不无道理,既然这是一本散文集,写的又都是自己的生活经历,是应该保证文字的真实的我忙点头称是。

第三天,他又交给我他修改后的文稿。我把他每一处用铅笔圈过的地方都读得很仔细。我仔细思考有没有修改的必要,需要改的,我立即用红笔改掉;不需要改的,我也不准备擦掉任何一处圈点,那是他用心留下的痕迹。

有机会了,我应该把我的第一位校对员写进我的 小书中,因为,他教给我一个道理:做事要用心!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我家老屋

嗣林

我家老屋
在小村的中央
朝西排屋中连着的二间
人住靠南的这间
那间做厨房猪舍且养鸡鸭鹅
屋前有宽长通道
叫大明堂
下雨天
屋外大雨
屋内小雨
这时候
兄妹几个便会帮着
集合家里的盆盆罐罐
让它们布起阵来
迎着漏落的雨水
我出生在这老屋
渐渐长大
看着父母早出晚归节俭持家
常听母慈父爱的教导
享受玩耍童趣
还有写起作业时的卖乖
最高兴的是父亲讲个民间大话
这就是我儿时的家
简陋破旧的老屋
却支撑起了家的栋梁
老屋
是祖传给我父亲的
历经
黄泥地换水泥地的大变化
告别煤油灯用上了电灯电视
老屋依然
孙辈们见过哈哈一笑
爷爷老家破破烂烂的
挂在了嘴边
每每回村
总会颇有兴致地去瞧一瞧
我家老屋

镜中的张枣

苏波

多年前的他写过一首镜中
那里的梅花落满了南山
后来他去了镜子里面
新鲜的花家起伏着他的呼吸
他在一间空教室里布置着修辞和诗歌
屈原的裙带牵挂着他的衣袂
而披挂整齐的老虎走向黎明的边界
后续的跫音消失在织毯针刺的迷幻中
川湘两地的方言浸渍着你,零度的词语
图宾根的床榻安放异国的睡眠
诗歌是无法完成的方程式,那虚无的高山
而美味,是词语的加速器,火锅的暗语
我端详着一面镜子,时间的层理
它映现出世间万象,和后面幽深的张枣